

文化叢刊

文學中的 哲學思想

劉昌元◎著



聯經

文化叢刊

文學中的哲學思想

劉昌元◎著



文化叢刊

文學中的哲學思想

2002年7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25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著者 劉昌元
發行人 劉國瑞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台北發行所地址：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

電話：(02)26418661

台北忠孝門市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1-2樓

電話：(02)27683708

台北新生門市地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話：(02)23620308

台中門市地址：台中市健行路321號B1

台中分公司電話：(04)22312023

高雄辦事處地址：高雄市成功一路363號B1

電話：(07)2412802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26418662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責任編輯 莊惠薰

校對 崔小茹

封面設計 而立設計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

ISBN 957-08-2452-2(平裝)

聯經網址 <http://www.udngroup.com.tw/linkingp>

信箱 e-mail: linkingp@ms9.hinet.net

序

文學與哲學是兩個古老而相關的學科。這種關係至少有三方面可說。首先，有些哲學作品具有較高的文采，使用了詩、對話、故事、寓言等體裁，可稱為文學的哲學(literary philosophy)。其次，我們可以對文學的意義、解釋、批評作理論性的反省而形成文學哲學(philosophy of literature)或文學理論，第三，有些文學作品具有豐富的哲學意味，堪稱為哲學的文學(philosophical literature)。

本書首篇文章涉及文學哲學，其餘所論都是哲學的文學的一些範例。通過這些討論我想證明的不只是文學與哲學有關。更重要的是想顯示不了解這類作品中的哲學思想就不可能深入地欣賞它們，更不要說評論了。所以，哲學訓練對想認識這類作品的人是不可少的。此外，對於唸哲學的人來說，這類作品不但可帶來情感與思想上的衝擊，破除一些獨斷的成見，而且可以增加對人生情境及問題的體驗。這對通常只在抽象領域思考的哲學研究者來說是有重要性的，因為抽象的哲學原則不但

需要具體的例子來說明，而且也需用具體的例子來考慮其妥當性。

在中西大學教育的傳統中，文學與哲學都是基本而又不可嚴分的部分。但是在講求效率與成果的現代社會中，細密的分工與專業化變成大勢所趨。許多本來有關的學科被建制切斷了聯繫。結果造成許多研究哲學的人沒有文學素養，許多研究文學的人不懂哲學。這不但使較全面的人格發展受到壓抑，而且也限制了學術研究的成果。中國學術界在這方面的情形比西方更嚴重。在西方，不但有期刊(如*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專門討論文學與哲學的關係，而且有許多學者都出版了專書討論文學中的哲學問題(詳見參考書目)，但真正論及這種問題的中文書卻甚少見到。希望本書之出版能彌補一點這種欠缺。

像許多這類的英文書籍一樣，本書不算是一本系統化的著作。但不同文章之間有時也有聯繫。第一篇可視為導論，其餘各篇的主題可依哲學的部門大致加以歸類如下：

形上學：上帝存在(4)，自由意志(5)，人存在狀況(6,7,8,13)

知識論：理性的限制(5)，情感與認識(4,8,10)，表象與真實(2,3)

倫理學：人生的意義(5,7,9)，道德的理據(11)，真理的價值(3)

美學：美的意義、藝術與創造(12)，媚俗(13)

社會(政治)哲學：自由與集權主義(4)，反烏托邦(5)，個人與社會(4,7,9,11)，疏離或異化(7,8,9)

愛情哲學：成因(2,10)，愛情的境界(2,10,11,12)

人性論：理性與感性(5,12)

因此，本書也可視為由文學進路去了解哲學的一種嘗試。

就作品中的人物看，最能將他們貫穿起來的是對意義的渴望。這裡所說的「意義」指的是有真實價值及滿足感的經驗，它能給人帶來人生是有意義的感受。雖然在日常生活中意義似已無處不在，但它們通常不能給我們深刻的滿足感。在日常活動中我們許多時候都沒有觸及深層自我，不能使我們感到真的活著。這就是為什麼人會企求愛情(如賈寶玉、維特、《阿拉比》中的我等)、親情或溝通(黑德薇、高老頭、郭里格)、美及藝術(阿申巴赫)、名利(伊凡·伊里奇、拉斯提涅)等。即使像皮安訓的認同小團體，地下人的標榜自由意志以及薩賓娜的反媚俗也皆與此有關。但有渴望不等於意義就會呈現，能呈現也不一定是真實與持久的。所以才會有維特、高老頭與郭里格的絕望，雅爾馬、伊凡·伊里奇與寶玉的醒悟。

面對荒謬的存在處境，《異鄉人》的主角莫梭採取了漠然的態度去反抗。但這是想斷絕渴望，在實際上既不可欲，亦不可行。如果對意義的渴望是真實人生不可去除的成分，那麼即使是短暫的滿足也比沒有好。那些曾真正體驗過意義呈現的人是幸運的，因為他們才知道真正活著是怎麼一回事。文學的基本功能之一正在顯示這種理想以及對它的渴望，使人能由物化的情境中興起對真實生活的感受或嚮往。這樣的經驗不只可以使我們與人性深處的普遍追求連繫起來，而且可以使我們恢復

主體的自覺，興起與改變自己或環境的願望。

這是一個流行文化當道的時代。即使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對於流行文學或電影的認識也往往大過對經典文學或戲劇的認識。雖然我無意全盤否定前者的價值，但由教育觀點看，只能欣賞前者，趣味始終太窄與太淺。有些學生在修過「文學與哲學」一課後的反應是：「我現在才知道有深度的文學是怎樣的。」這說明文學的趣味是可通過教育來擴大與提升的。當然，這不是想用老師的趣味去取代學生的，而是想用擴大視域的辦法，讓學生先了解，然後在比較中自己下判斷。儘管要在文學趣味上要達到完全一致是不切實際的，但開放的討論在許多時候都是有好處的。如果不這樣做，而讓流行文化牽著鼻子走，那麼有一天能欣賞經典文學的人可能會絕種。由這方面看，這本書也可視為一種抗拒流行文化過分宰制時代風氣的一種姿態。

卡繆說：「偉大的小說家是哲學的小說家。」他又說：「一部小說是一套表現於形象的哲學……形成大小說家的因素在於經驗與思想，生命與對人生意義的反省之隱密的融合。」湯馬斯·曼認為文學藝術家所追求的是「使思想閃爍著情感的火花，而情感卻如思想一樣精確與集中。」本書大致認同這些觀點，所論及的作品也都印證了這些觀點。相對而言，能達到這種水平的中國小說比西方小說少得多。因此，我認為中國作家實有需要虛心地去充實自己的哲學素養，提升自己的思想水平。

此書所收入的文章是在不同的時間，應不同的要求而寫成的。前後涵蓋了我大部分的教學生涯。雖然在法律上我是此書的作者，但回顧起來，我感到有許多其他的因素都涉及到此書

的完成，形成此書得以出版的必要條件。例如，家庭背景的影響、家人的支持、學生的興趣、同事的約稿、以及前人努力的成果等。為什麼某些文學作品會如此吸引我？為什麼在閱讀或寫作時某些靈感會突然呈現？其中也有許多是自己不能操控的。其實，不論是否喜歡，我們與他人的生命都纏在一起了，這本書中明顯地或隱含地也有他人生命的痕跡。儘管有些只是神交，有些只是短暫的接觸，隨即消逝於無形，但我知道沒有了這些我的生命就不會完全一樣，這本書也不會完全一樣。

本書所探討的文學作品只是一些對我來說特別具有哲學意味的例子，它們當然不能窮盡我想說的。這些作品中有些在內容上頗複雜，我的解讀也當然不能窮盡其中可能的哲學含義。此外，文學與哲學之關係在理論上也仍有許多可進一步探討的問題。如果未來有機緣配合，我仍有興趣繼續這方面的工作。我很清楚知道經典文學作品總是有多元解讀的可能性，我們總是需要考察證據與討論中才能獲得比較正確的解釋。因此，我並不盼望讀者會完全接受或同意我的解釋。我的主要目的始終是在喚醒國人關注文學與哲學內在聯繫，並且能直接去看具有哲學意味的文學作品。如果人們能從此書獲得一些精神養料，並且知道文學中有哲學智慧，哲學訓練對文學的欣賞、研究及創造都有好處，那麼我就覺得有收穫了。

2002年暮春於香港

【文化叢刊書目】

- | | |
|-------------|----------|
| 頭對著牆：大國的民主化 | 吳稼祥 著 |
| 自由民主的理路 | 江宜樺 著 |
| 上海的豪門舊夢 | 宋路霞 著 |
| 思想與人物 | 林毓生 著 |
| 政治秩序與多元社會 | 林毓生 著 |
| 毛澤東執政春秋 | 單少傑 著 |
| 青春之歌 | 鄭鴻生 著 |
| 縱欲與虛無之上 | 錢永祥 著 |
| 政治實踐與公共空間 | 蔡英文 著 |
| 走，到文學殿堂裡看一看 | 彭鏡禧 主編 |
| 魯迅與我七十年 | 周海嬰 著 |
| 經濟學的視野 | 朱敬一、林全 著 |
| 解讀西洋經典 | 彭鏡禧 主編 |
| 文學中的哲學思想 | 劉昌元 著 |

作者簡介

劉昌元，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
著有《盧卡其及其文哲思想》、《西
方美學導論》（聯經）等書。

目次

序	i
第一章 文學中的哲學思想	1
第二章 《紅樓夢》中的智慧與癡情	11
第三章 表象與真實——論易卜生的《野鴨》	19
第四章 伊凡·卡拉馬佐夫的哲學	37
第五章 論《地下室手記》中的反理性主義	53
第六章 從《嘔吐》管窺沙特的哲學與文學	73
第七章 論卡繆的荒謬觀及其在《異鄉人》中的表現	87
第八章 《變形記》的哲學寓意	111
第九章 死亡與人生的意義—— 論托爾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	127
第十章 愛情故事啓示錄	151
第十一章 《高老頭》中的倫理學問題	173
第十二章 尼采、柏拉圖與《魂斷威尼斯》中的美學思想	189
第十三章 昆德拉論媚俗	209
參考書目	225

第一章

文學中的哲學思想

有許多文學作品中都有明顯的哲學思想，而且其中有不少被公認為經典傑作。這類哲學意味濃厚的文學作品可稱為哲學的文學(philosophical literature)。哲學思想在這類作品中的呈現方式大致可分為明顯的、隱含的兩種。例如，沙特的《嘔吐》、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湯馬斯·曼的《魔山》、易卜生的《野鴨》等都屬於前者，因為其中有很多地方直接論及哲學問題，而且有分析、論證以及清楚的論點。如果將它們由作品中孤立開來，有時就像哲學作品一樣。喬依斯(James Joyce)的〈逝者〉“The Dead”，卡繆的《異鄉人》、契訶夫的《海鷗》、朱西寧的〈破曉時分〉屬於後者，因為它們雖然在表面上好像沒有關於哲學的論辯，但隱含著某種哲學觀念或思想，而且了解這些觀念與思想對了解整個作品是很重要的。

哲學思想在哲學的文學中是怎樣具體地表現出來的？這種思想的表現對文學的價值有什麼影響？對哲學的研究者有無重

要性？這些是本文想探討的問題。

哲學思想在作品中第一種表現方式是通過人物。人物的思想有時是由自己的反思中表現(如《嘔吐》中羅昆丁的日記)，有的是由人物之間的交談或辯論中透露(如《卡拉馬佐夫兄弟》中之老二伊凡向小弟阿萊莎的傾訴；《魔山》中的人文主義者塞特布里尼與耶穌會會士納夫達之間的大辯論)。此外也可由敘述者或作者本人在故事之外來論述(如《魔山》中論時間的那些部分)。需注意的是作品中人物的思想往往不等於作者本人的思想。

其次，哲學思想可通過主題透露出來。一個哲學的文學作品與一個普通的文學作品之間的差異不只在前者人物思想特別豐富，也在它體現了具有哲學意味的主題(貫穿作品題材之大部分或整體的一般觀念)¹。這些主題包括：(1)存在的荒謬(《嘔吐》、《異鄉人》)，(2)自由意志(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3)表象與真實(《野鴨》、托爾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4)死亡與人生的意義(《伊凡·伊里奇之死》)，(5)時間(《魔山》)，(6)信仰與理性(《卡拉馬佐夫兄弟》)，(7)幸福(《海鷗》)，(8)目的與手段(柯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9)疏離(《異鄉人》、《伊凡·伊里奇之死》)，(10)真與善的衝突(《野鴨》)等。以上所舉的例子當然並不窮盡，但我們已足以看出它們都涉及人生中常易碰到而且相當普遍的

1 此定義參考Monroe Beardsley, *Aesthetics*(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1985), p.403.

哲學問題。

主張是一作品所維護的哲學立場²。這種立場有時是直接說了出來，所以比較容易辨認。有時並沒有直說出來，而是隱含在作品之中，所以較難辨認。但無論如何，我們總可以通過主題、作者對人物與情節的處理方式以及作者平時的思想去維護我們的解釋。讓我們舉兩個例子說明一下。

《嘔吐》的主角羅昆丁告訴我們他一直感到想作嘔，但又不明是什麼原因促成的。有一天，他突然發現「存在是荒謬的、偶然的與多餘的。」存在的這種特性也就是促使他想作嘔的原因。看過這本小說的人不難知道羅昆丁的日記是在維護這主張的。沙特在書前說此日記是在偶然中發現的，好像與他本人無關。但看過沙特哲學著作的人都知道這主張其實就是沙特的思想。

《卡拉馬佐夫兄弟》的主要情節是講一弑父案以及審訊的經過。此案最大的疑兇是老大德米崔，因為他曾爲了財產問題與父親爭吵（他認爲父親併吞了母親留給他的遺產），並且曾宣稱要殺死父親，他甚至真的帶了兇器到父親家裡去。案發後，從法律觀點看，由動機、行動、血跡到證物，一切有關的線索都像數學公式一樣證明他就是兇手，但真兇卻不是他，而是父親的私生子司米爾加可夫。爲什麼這麼安排？主因在私生子是理性主義者伊凡的信徒。伊凡認爲基督教的上帝觀經不起理性的檢討。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何以會讓無辜的小孩子也在世上受苦難？如果像有些人所說，這是社會進步與通往天堂之

2 參考同上，p.404。

路需付出的代價，那麼上帝顯然不公正，伊凡寧可不進天堂。私生子相信伊凡的無神論，認為「如上帝不存在，那麼所有的事都被准許。」所以他希望通過弑父助伊凡獲得遺產。德米崔雖然是衝動的人，但性情中也有高貴的一面，而且仍懷著對上帝的信仰。阿萊莎堅信他並非真兇。由此可見作品所隱含的主張是「單憑理性並不能完全掌握真實，也不能使人性提升。需藉信仰之助，人才能見到理性之外的真實，免於陷入罪惡的深淵不能自拔。」如果我們查一下作者的傳記，就會知道這也是作者當時的思想。

與主張有關的是作者的世界觀。主張是世界觀的一部分，它有時也可代表一世界觀，但世界觀不一定需要表現在主張之中。世界觀指的是對人生與世界的整體看法，它不只是一種抽象的理知，而且也包含著情意以及具體的處世方式³。作品中的世界當然是虛構的，但作者在創造這樣的世界時，往往會受自己的世界觀的影響。例如托爾斯泰與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說中有種基督教的二元世界觀，巴爾扎克與左拉的小說(如《高老頭》、《娜拉》)透露了一種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人的命運是受著一種無情的社會力量、物質力量所決定。存在主義的小說常體現一種悲劇的或荒謬的世界觀。人渴望有意義的生活，但世界對人的渴望是沈默的。

3 在當代文學批評中最重世界觀的是盧卡奇。他強調「每一文學作品在其組織原則上皆受作者的世界觀所決定。」他認為作者的世界觀是其「生命經驗之整體的濃縮」。參考Georg Lukacs, *Marxism and Human Liberation*, ed. E.S. Juan (New York: Delta Book, 1973), pp.124,126

文學中的哲學理念或思想對文學本身的審美價值是有貢獻的，因為它既可使作品變得比較複雜，有深度，又可使它達到比較高度的統一。一個像《卡拉馬佐夫兄弟》這樣的長篇小說由於有哲學的主題，而使它各細節統一起來，顯得複雜而不凌亂。當然，沒有哲學含義的作品，也可以有統一性，但它在思想上的深度一定不夠。此外，哲學的主題有普遍性與持久性，是人類在不同的時代與社會中都會關注的，因此它往往增加了作品的生命力，使它對不同文化與背景中的人都可有吸引力。

思想是文學中的一個成分，但並非唯一的成分。因此評價文學也需要由語言的運用，人物的刻畫與氣氛的營造等方面去衡量。就人物而言，我們可以問：「怎樣的人物比較有趣？」除了特殊的情感性格與行動之外，思想也是一重要條件。那些令人難忘的文學人物中有許多都是靠思想之光照耀著他們的生命。把拉斯柯尼可夫、伊凡·卡拉馬佐夫、伊凡·伊里奇、羅昆丁、莫梭、納夫達、妮娜（《海鷗》女主角）這些人的思想除去，他們還剩下什麼？恐怕只是個空殼而已！思想是行動的內因之一，是生命的精神內涵，它影響著人的行動與感受，所以我們在評論文學人物時絕不應忽略思想。

許多研究文學的人都比較重視作品所表現的獨特形式與技巧，認為文學價值應由這些方面去講。但他們忘了問的是「這些形式與技巧是怎麼來的？」除了天才，直覺這類比較空泛說明之外，作者的世界觀也是可能的泉源之一。這點在哲學的文學中特別容易看出。例如卡繆的《異鄉人》為什麼喜歡用一些像鏡頭一樣清晰的短句對事物作一些純現象的描述？依沙特，

這種方式在促使讀者產生一種疏離的感受，而與主角的世界有共鳴⁴。卡繆本人的荒謬的世界觀在此似乎有一決定性的影響。貝克特的荒謬劇為什麼要取消傳統戲劇裡的理性結構？我想也是為了使荒謬的感受更易傳達。用具有理性結構的戲劇來傳達荒謬感總不如把理性結構本身都打破來得有效⁵。由此可見，非理性的世界觀對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形式與技巧提供了一理論基礎。有時候我們會覺得文學與哲學的結合對文學產生了不良的影響，因為大量的哲學議論使我們由故事的欣賞中脫離出來，結果使我們的興趣打了折扣，好像是在看兩個生硬湊在一起的作品一樣。

有時我們甚至感到若是把那些議論刪掉，反而會使作品的可讀性提升。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中論歷史哲學的那些部分就是明顯的一個例子。沙特的《嘔吐》中大量的哲理議論掩蓋了人物與情節，結果使它的文學性遠遜《異鄉人》。在理想的狀態下，哲理應與作品的其他部分融合，好像糖溶於水一樣⁶。但我們也應注意融合並非文學價值的唯一判準。有些作品

4 見沙特，〈《異鄉人》解說〉一文，收入張靜二譯《沙特隨筆》（台北：志文出版社，1970），頁55-81。此解釋見頁72。

5 見Martin Esslin, *The Theater of the Absurd*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0), p.24.

6 卡繆曾說：「一部小說除了是表現於形象的哲學之外就不是其他任何東西。而在一部好的小說中其哲學是消失於形象之中的。但一旦哲學氾濫出人物及行動之外，使它像是一疼痛的大姆指那樣伸出來，情節就失去了真實性，而小說也失去了生命。」見其"On Jean-Paul Sartre's *La Nausee*"一文，收錄入Camus, *Lyrical and Critical Essay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8), pp. 199-202. 此段見p.199.